黑土地

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列满载东北马铃薯的列车驶入南方某市的车站，当一辆辆卡车将装在丝织袋的马铃薯运走后，站台上留下厚厚一层粉煤灰般的黑土。人们踏来踩去，车站内外的地面都是幽黑的脚印，站长循迹追踪方知都是东北土豆惹的祸。全站职工在大打“围剿黑土战役”的同时也疑惑：这样的土也能长出东西？

没几日东北土豆火爆了这座城市，一列接一列载着土豆也载着黑土的火车接踵而至，但卸车的站台上却撑起塑布围栏，以防黑土的“环境污染。”

南方人喜欢黑土地带给他们的丰富，却讨厌黑土带来得麻烦。

稍稍析读东北的历史，就会感觉到黑土地的深沉厚重和曾有过的尊卑荣辱；契丹部族与渤海国人撕搏、拼杀，耶律保机建立了大辽；女真首领阿骨打灭辽建金继主中原；努尔哈赤奠定大清基座挥师入关；日寇铁蹄横征暴敛殖佐满洲帝国……

在60年代末期，关内几座城市的三百多万青年学生几乎是一夜之间涌入东北，虽然此举在中国只兴及一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知青们”在这场政治意义上的“闯关东”中备受煎熬，但他们为黑土地带来一股新鲜的活力，播种下一种城市的气息。今天，年龄都已近“天命”之年的“知青”绝大多数已返归故里，但仍有许多人在黑土地上植根落户，成了当地的精英栋梁。在东北的各城市，常会有操着纯正本地口音的中年人自报故乡：北京、天津、上海……

79 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融会着“多元一体”的血脉传承，白山黑水吸纳着多民族的交流融合……

二

有据可证，人以 1.70 米身高为例，在毫无遮拦的情况下平视到地平线的距离为 6.2 公里。在松辽、松嫩的东北平原上，任你走个三天五天，你平视的距离仍是 6.2 公里。在这里无法走得很快，脚下的黑土松软粘脚，步履也不会迈得很大，总有枯枝、草根缠住旅游鞋。平原上的云一般都不是在中天，只在地平线上走伏，突然云里出现了凝固的棱角，那该是山的曲线，曲线下隐现出一簇簇浓绿，那是树的轮廓，轮廓愈发清晰，便可见一个个香烟盒大小的房屋，村庄到了。

村庄一般不会很大，少则几十户、多则百余户，村路都很宽，尺一样笔直，路上常溜达着一条虎头虎脑的狗，踱出几头悠闲的猪。路两边是黑土夯实的墙，墙里的院落都很纵深，深处的屋舍窗很小、门很小，房墙却极为厚实。家家的院中都有一个硕大的柴草垛，下边多是有一群觅食的鸡在前蹬后刨……村庄的夜晚特寂静，偶尔可从哪家的

窗里传出隐隐的猜拳声，这时会有一两家的扎栅门被推开，走出个壮壮实实的汉子，循着拳声进得屋去，不一会儿，窗内就会传出他粗喉大嗓吼起的酒令……

前几年我到西安出差，有位朋友问：“听说东北特别落后，现在还是‘大姑娘叼烟代、窗户纸糊在外、养孩子吊起来’,真有这事么?”

朋友的领悟显然偏颇了，他把民俗中的一些行为与落后牵扯到了一起。

“有，但不是现在的事。一是东北的季节是夏短冬长，早年都是四个月种田、四个月过年、四个月干闲，大姑娘消愁解闷抽烟也就不足为怪了。二是东北山高林密、雪大风疾，历史上的老房子窗纸全靠窗棂依托，糊在里面极易被掀落，至于第三该是东北的一大发明，孩子是‘吊’在摇篮里，不见今天有的童车上也不悠悠荡荡的‘吊’着摇篮吗?”

我笑着反问：“你们陕西‘大饼像锅盖、面条像裤带、反穿皮袄毛朝外’是先进还是落后？”

朋友支吾着，没有回答上来。

另一次是在青岛，在餐桌上刚刚结识的一位朋友听说我是东北人，他有些不屑一顾，海蛎子味儿的口音充满海风般的大气：“东北？就有人参、貂皮、靰鞡草嘛，没什么出众的!”

碍于情面，我没有反驳他。在这里我想说（恕我不敬）：如果论山东的出众，就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高速公路、泰山、蓬莱、曲阜等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天造物化，并不是出自山东人之手。而在“人参貂皮靰鞡草”

时尚的年代，东北却接纳了两千多万闯关东的山东难民，设想这批人和他们的后代现在都挤在山东，该是什么样的景况？再说如今东北已很难见到严格意义上的野生人参，但在参农的种植园里却可以像拔胡萝卜，只要你抱得动。紫貂倒常可见到，但没几个人敢打，那是国家保护动物，靰鞡草仍是漫山遍野丛生，但早已失去了“宝”的作用。如今东北已没人穿靰鞡，再用不着垫鞋暖脚，高筒靴般的靰鞡有时在密林深处的小村偶可见到，也早已是霉迹斑斑……

一个地域民谚、民谣的传颂，代表着一个时代民俗行为、传统文化的做法或品牌，但任何做法和品牌都不能“独领风骚数百年”，若要透彻的研究它，该是民俗专家、学者的事，用现代的目光来认定一个区域的民谚、民谣的真实性和行为的存在与否，无疑是过于单纯和浮浅。

三

黑土地虽然广裹，但不像科尔沁、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样牛羊成群、牧歌嘹亮。这里生长的是高粱、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及向日葵、蓖麻、芝麻等经济作物。当年的“知青”都知道，在东北平原上“插队”不同于几十人聚集在一起的“青年点”、“集体户”，而是几千甚至上万人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一律沿袭部队的编制和管理模式，生产也大多是机耕作业，黑土地上每日“铁牛”奔驰、机器轰鸣。有的“知青”劳作了几年，甚至直到临近回城，

着车，沿着笔直的路尽情前行，会发现天际有一条晶莹的玉带，那是一条河。

黑龙江、松花江、嫩江几大水系都从东北平原上静静流淌，它们虽有各自千百年来冲刷出的故道，若一旦暴唳起来却相当麻烦。1997 年东北大洪水，数十万军民就在 1.5 万亩的松江平原上筑起绵延数十公里的拦洪大堤，目的是为保住共和国的石油重镇一大庆油田。在抗洪大军中，不乏来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地的官兵，虽然他们满身泥水、万分疲惫，小憩时仍用近乎贪婪的目光打量这广阔的平原、湛蓝的天空，心中感慨：复员不回家了，留在东北。

也许是巧合，今天在东北各个城市的机关单位，都可以见到这些省籍复转军人的身影。

平原向外延伸，是东北的深山密林。许多人也许是通过一本书熟知它的，书中讲述的是解放军一个小分队追捕一伙惯匪的故事。书很厚，但始终没描写一片绿叶、一朵山花，几乎到处都是雪、雪、雪。山、山、山。林、林、林。如今在外地人面前提及东北，他们脑海中很自然的会叠印出：背后是山林，脚下是雪原，一个头戴狗皮帽子，身穿白碴皮袄，脚登长筒毡靴的汉子，“咕咚咚”的喝下几口烈酒，抹抹浓密的胡子，吆喝一声狗爬犁，飞速的消失在雪雾之中……

不错，这是典型的东北山里人。

前年，东北出现了一次罕见的日全食，报刊上说黑龙江的漠河是最佳观测点，两个爱好天文的朋友邀我同去。

几日奔波赶到地方，日食已临近，忙着立支架、找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度、摄像、拍照……日食过后去投宿却傻了：漠河是个小镇，从全国来的天文爱好者成千上万，所有的旅馆全已爆满。我们在街上一筹莫展时，走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典型东北山里人”。

他瓮声瓮气的问：“看日食的？没地方住了吧？走，到俺家去。”

到你家去？我们觉得他有些像从“威虎山”下来的“匪首”。

见我们犹豫，他叫道：“走吧，谦虚啥呀，前边不远，走啊，不跟你们要钱。”

走就走，我们三个大老爷们儿还怕被你吃了不成？！

他家是三间尖脊的砖瓦房，推开黑漆的木门，他大叫：“嗨，来客啦。”

屋里走出个女人，浑身透着干练、利落：“上屋，上屋，来，上炕，上炕，天儿够冷的。”

男人摘下皮帽，脱掉皮袄，一边往下拽毡靴一边问：“你们是哪的？”

“辽宁，锦州。”

“来看日食的人可海啦，我们单位会议室都住满了，看那玩艺有啥意思，不就是天狗吃月亮嘛。”

这时墙外有人叫：“老杨大嫂子，借碗酱油。”

“咋的，你家也来客啦？”

“看日食的，南方人，说话一点儿听不懂，我给他们包几个饺子。”借酱油的是她家的邻居。

此时我们的戒心完全放了下来。据说这晚漠河有许多人家都住进了无处投宿的人。攀谈中，得知他叫杨勇忠，

在漠河林业局下属的一个公司工作。

第二天早上我们拿出二百块钱给老杨，他死活不收：“外道了不是，愿意来下回还在这儿住，把你们锦州的活螃蟹给我整几个来就中。”

把锦州的活螃蟹“整”到漠河，除非空运。

回来后，我们把在漠河拍的照片给老杨寄去一套表示感激，但他没有回音，不知收到没有。

东北人好客的秉性，与坦荡的大平原和白山黑水间粗犷的大自然养育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这样的事情在许多地方都会被拔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但在东北人的眼中都不算什么，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在北风和寒冷之中，在冰天雪地里，黑土地上的人们给你总是真挚和热情。

东北人

一

用简短的语言从性格、行为、能力等方面概括一个人是很难的事情，但人们用一句话来界定某个地域人的整体素质似乎都很准确，如用“精明强干”来评说广东人；用“思维敏捷”来论定上海人；用“粗犷朴实”来形容陕西人；用“倔强刚直”来说明山东人，称誉东北人就更为简练：豪爽！

曾几何时，全国已有些离不开东北，兴安岭的木材，大庆的石油，长春的汽车，鞍山的钢铁，抚顺的原煤等等，几乎撑起了共和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全国又好似很讨厌东北人，鲁莽的性格，粗俗的语言，烈辣的旱烟，乱吐的浓痰……几个典型的东北人到南方去，不论是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繁华的街市上，会很快被辨认出来。同样，几个南方人来到东北，在人群中也往往很是显眼，虽然他们不一定要讲自己的家乡话，这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外貌和语言，是他们的举止处处流露着一种地域性的差异，与当地的行为风范很难贴合。

在南方的许多城市，在谈及某个人的故乡时，很难听到具体的说他是辽宁人、吉林人或黑龙江人，而是泛讲

“东北人”。

这三个省份的人到南方出差，也不愿说自己所在的具体省份，都是笼统地讲：东北人。于是，“东北人”在全国的视野中似乎就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今，这个群体的身影遍布了全国各个城市，他们毫无遮掩地展露着性格中固有的豪爽、倔强、热情、纯朴，也承受着对他们野蛮、愚昧、固执、保守的指责。指责的由头当然很多：震惊全国的第一大贪污犯王守信是东北人；被公安部首例全国通缉的杀人犯“二王”是东北人；第一个把民航客机劫持到台湾的罪犯卓长仁是东北人……

说到这些东北人也许会拍案而起：你咋就不说点中听的呢？著名的抗日将领张学良是东北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雷锋是东北人；新中国第一个石油英雄铁人王进喜是东北人……

其实，解析一个地域的群体人格仅凭一两件事、一两个人是远远不够的，东北人，有白山黑水哺育出的灵气；有银装素裹中释放出的强悍；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有源远流长的文明熔炼……要剖析他们的人格走向和归结，重新塑造一个与时代潮流同步的崭新群体，无疑是每一位东北人沉重的使命。

二

东北，自秦、汉时就有了一个严格的界定，泛指长城以外广袤的区域，这里曾生活着鲜卑、蒙古、契丹、女真等多个民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历史上的许多王朝，都把这个地域称之为“蛮荒之地”，连由满族权贵创建的大清王朝，他们在挥师入关定都北京后，也将东北的“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境内）划定为犯臣的流放地。既然是流放地，马上会令人想到：这地方从历史上就是冰封千里、雪覆万仞、荒凉无际、罕见人烟……

这是对这个区域的误解。

唐代诗人李白“醉写蛮书”的故事在中国流传极广：有一次皇帝求李白写点东西，而醉酒后的李白竟要朝中的要臣杨国忠为他捧砚，高力士为他脱靴，对有辱二位重臣的要求皇帝居然应允了，是写什么东西连皇帝都容忍诗人大摆架子呢？原来，皇帝收到了一封来自北方叫渤海国的信件，朝廷上下没有人能读懂这种文字，后来贺知章推荐了李白，才弄明白信的内容，皇帝求李白就是用渤海国文字写回信。

且不论故事的真伪，现在黑龙江省宁安县境内确有一个巨大的古城遗址，遗址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三十余华路，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有十余条主要街道将全城分隔成许多小区，从当时城市的布局上看，它该是公元 8 世纪到 9 世纪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这就是史料上记载的渤海国首都：上京龙泉府。它当时是东北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长安、朝鲜和日本连成一条贸易通道，在城西部和北部的牡丹江上，竟有五座跨江大桥的遗址。今天，这里有数十万人过着繁忙的现代生活，却只有一座桥就绰绰有余了，可以想象，当时上京龙泉府是何等规模。

后来，盘踞在如今辽宁、内蒙古一带的契丹部族攻陷了渤海国，他们在城中奸淫抢掠了一个多月，一把大火将都城点燃，据说大火连续烧了 70 多天，连附近的气候都变暖了，小草在 3 月份就开始发芽……幸存的渤海国人逃进了深山密林，过起了刀耕火种的隐居生活。

这便是原始的东北人，为了生存他们要狩猎，性情被磨砺得暴躁且富有攻击性，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忍受艰苦的精神和耐力，常年奔波于深山密林，使他们为人处世变得豪爽、侠义……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们的足迹渐渐覆盖了整个东北。

从明清开始，让东北人的人格走向开始了第一次质的变化，这变化源自明清时代的刑律：流放。

在明清各王朝执政时，刑律几乎都是杀、打、流放三大条款，杀，刀起头落，万事俱灭。打，只要不死，再重的刑伤，调养一年半载也自会痊愈。而流放，是对肉体、灵魂更为残酷的折磨。按当时的刑法，被判流放，都要牵扯到家人甚至祸及九族：昨天还是朝廷权贵、社会名流，此时却鬓发蓬松、目光呆滞、戴着刑枷、拖着铁镣，身后捆绑着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近门远亲，一时间出京的大路上哀鸿遍野、哭声震天……据史料统计，仅清代被流放到东北的人数就达 250 万以上，其中很少是平民百姓，大多是朝廷内外的“知名人士”……

但不定在哪一天，远在京城的皇帝忽然想到对某个流放者的处理确有些不公平，或者被诬陷的事情澄清了，便下道御旨：赦他无罪，这便是流放的终结。而这时，吃尽了差奴、苦役煎熬的流放者大多对官场已心灰意冷，他们

与受株连的亲友走出流放地，再也不愿回归给过自己太多荣辱的故地，如清代的南方名士丁澎、张缙彦、李裢、魏琼、季开生、李呈祥等等，他们都留在东北开荒垦田，营建起久居的家。在这个群体中，大多是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他们靠自己的知识、能力在当地办起学堂、作坊，把南方的纺织、造纸、种植、养殖、刺绣、编织等等生存的技能传授给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使南北两方的文明空前交溶，让东北人固有的性格中又增添了燕赵人的坦荡，齐鲁人的耿直，湖广人的细腻，江浙人的聪慧……

于是，东北的整体人格素质趋向更加合理、更加广博。

让东北人的心理秩序、处世规范步人误区的应是在近代。上个世纪初，山东、河南、河北等省份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加之接踵而至的旱灾、蝗灾、水灾，盗匪猖撅，民不聊生，引发起这些地域民众长达 20 余年的生存大迁移：闯关东。据有关资料表明，在解放前东北四千五百多万居民中，有一千五百多万是山东人，六百多万是河北人，四百多万是河南人。

关内难民的大量涌人，改变了东北人口的结构和成分，几个省份人传统的为人处事、生活习惯、表达方式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相互间缺乏多方面的深刻了解，打乱了各自固有的心理秩序，于是东北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变异社会，几千年形成的“黑土地”文明被各种各样的目光觊觎包围、笼罩，传统的生存方式被外域的力量分解、改良、同化，多样的性格在这里撞合，多元的观念在这里喧哗，人们相互靓视、相互揣摩、相互猜疑，使世居本地的东北人已无法再代表整体的东北。虽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的人们能派生出一种互容共生的默契，但在他们各自心中已生长出一种难以拔除的樊篱：防范。

直到今天，这种心理防范或行为防范在东北仍根深蒂固，随处可见。

东北某市与新加坡一个企业集团谈成了一个合作议向，集团董事长率人来到这个城市签约。

在签订协议前夜的欢迎宴会上，双方谈得非常融洽，市长趁着高兴诚邀客人去游览一下市容。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董事长发现路两旁都竖着一道近一人高的铁栅栏，他奇怪地问市长是干什么用的？

市长告诉说：是防止行人横穿马路的。

董事长若有所思……

第二天，董事长突然提出合约要缓一段时间再签。市长惊问缘故，董事长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就匆忙率团登机返程了。当市长百思不解时，新加坡方面传来消息：马路上的栅栏说明你们对市民的信任程度，也提示出城市人的整体素质，把大笔资金投入到这样的地方我们很不放心……

市长听后恍然大悟，立即下令拆掉栅栏。

马路上的栅栏拆掉，但东北人心中防范、戒备的栅栏怎样拆除呢？

无独有偶，近几天听到的一个“段子”更能说明问题：有个外星人突然出现在地球上，如北京人发现首先想到：送到科研机构，仔细研究一下。上海人发现会想：送到动物园去，让大家都看个新鲜。若广州人发现，他会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如果东北人发现即刻会做出决定：送到公安局去，弄清它来地球的目的。

剖析东北人的防范心理几乎是一种无法把握的复杂感觉：是自豪？是悲哀？是欣喜？是沮丧？

心理上总扎着一道防范的栅栏，不是原型的东北人。

真正的东北人，产生在深山密林之中！

三

今天历游东北的各个主要城市，会发现它们的建筑风格有很大的差异，走人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街道两旁一个个直插云天的巴罗克式和香特式建筑，仿佛置身欧洲的某座城市，而长春市许多街道上仍保留着棱角分明、布局有序的日本式建筑，在沈阳市的中街，路两旁的屋宇则是宫阁飞檐，一派明、清的风格，大连、旅顺等城市的苏俄式建筑又随处可见。

东北，曾遭受沙俄、日本等列强的殖民统治，近百年的压迫歧视，奴性思想的灌输，并没能改变东北人血统中的文化积淀。

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都有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域具有典型性的文化特征，但很难找出共性上的一致性，北京与天津相距不远，在文化特征上却有很大差别，天津快板在北京就不太受欢迎，北京琴书在天津演出也很难火爆。但曲调十分简练、场景也不复杂的“二人转”在东北却长演不衰，在如此广袤的地域，众多的人口能几百年容纳、接受同一种文化形式，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可以拟比京剧，站在大视野讲它是国粹，但却无法挤掉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衷情，如上海人喜欢沪剧，山东人喜欢吕剧，

河南人喜欢豫剧，安徽人喜欢黄梅戏……但这些地方比东北地域人口和规模要小得多。

再有东北人的语言，几个省份的人虽讲话的语调有所不同，但读音却是大同小异，甚至连方言土语都无大差别，这在南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上海与宁波是近邻，但他们讲各自的语言几乎是无法沟通，宁波与绍兴几乎是“一墙之隔”，但语言却有极大的差异。

文化特征的整体统一，使东北人渐渐形成一种习惯于遵循章法，按部就班的心理规范，在计划经济时期，东北的各种规章条律是最为完善的，改革开放初期，南方的生意人大量涌入，竟搞得许多东北人不知所措，他们以为又来了什么“运动”，但没有涉及自己就依然按照固有的模式支撑、经营，致使许多中、小城市和县、区的企业因缺乏市场竞争能力纷纷下马、倒闭，大量企业职工下岗、失业，许多城市出现了“高楼林立、神牛（东北人对人力三轮车的称谓）遍地”的怪异现象。

但这些似乎没有引起大多数东北人的警醒，他们仍是“牢守田园”“故土难离”,眼睁睁地看着路边擦皮鞋的江浙人、街旁修锁配钥匙的湖广人、擦楼窗、当保姆的中原人赚着大把大把的钞票……

在今天，仍有许多地方是“有许多人没事做，有许多事没人做”，一些市地级甚至省级报刊上仍可以看到诸如“找市长不如找市场”、“闯出一步天地宽”的评论文章，某市或某县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的经验介绍，于是有些东北人说：改革开放后全国都在学习《资本论》，但如今“资本”都让南方人拿去了，却把“论”留给了我们。

说到这里又要讲一个令东北人不太舒服的故事。

在十几年前，北京、上海、天津的街头出现了人们踊跃购买玉米食品的场景。食品做得很精致，小巧的窝头，金黄的大饼，薄薄的煎饼……此时，正是向这些城市倾销玉米的大好商机。但有消息说，进入市场的却不是盛产玉米的东北，而是河北、江苏、山西等省。

东北人怎么啦？东北三省年产玉米都在 400 亿公斤以上，除去国家调拨、出口、自用外，每年都有 150 多亿公斤积压，你们怎么不去占领市场呢？而此时的东北人正把全部精力用在了玉米储存上，向国家争取资金，向银行请求贷款，盖仓库、建晒场，找专家研究、学者论证，采用什么技术才能保证玉米不会霉烂。

当然，东北也有人研究玉米，如吉林省曾有人将玉米去掉胚和皮后磨粉、膨化，研制成玉米方便粥，还搞出豆香型、奶香型等等，但却没有人看重：靠那一小袋一小袋猴年马月才能把百亿公斤苞米卖出去?!

后来，研究者把这项成果作为专利卖给了南方，使东北人又坐失了一大好良机。

由此可以想到：五六十年代东北是石油、煤炭、动力机械制造基地，它厚重的工业实力曾令全国瞩目。但进入八九十年代，东南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东北人却静观其变，出现了经济形势超乎寻常的沉闷。

这就是曾被新闻媒体炒作的“东北现象”。

在整部东北人的生活交响乐中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和谐的音符，我想不能武断地将其归结于东北人的观念陈旧、思想保守，应深究一下历史因由。

原始的东北人走出密林，学会了耕种、养殖、纺织、冶炼等技能，生存的质量无疑是攀上了一个层次。但这里没有宽绰的官道可以八方交流，没有纵横的水域可以四方通融，甚至没有四季如春的气候让他们持续地营建规模性富庶，加之关内的势力袭扰，让东北人对域外充满了仇视和敌意，尤其是在闯关东的难民大量涌入时，望着操五花八门口音的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食不果腹，使他们更加确信关内就是人间地狱：如果在家门口活得好好的，拖儿带女闯关东干什么？咱们“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比他们强多啦，是神仙过的日子喽，知足吧。

正是这种优越感和满足感，松懈、软化、溶解了东北人的创新、探索观念，膨胀、助长了自我封闭意识，遮掩、缩减了眼界的拓展，虽经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性格、气质、情感的熔炼、撞击、磨合，但积淀在血统中的传承却没有太大的整体性改变。

四

“沉闷”之后的阵痛，使东北人陷入了几乎是无力自拔的尴尬，但时代终究不会给陈陋以依附，席卷全国的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飓风般推动着物质文明的演进，让众多东北人感觉到自我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本来周身涌动着刚直、豪爽的生命激潮，却活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本来心胸中不乏精明、智慧，但行为却被观念抑压的懈弛、疲庸，于是他们开始思考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只在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上自我陶醉，不愿再做有着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